

《纽约时报》排行榜畅销书

WATERWORLD

未來水世界

(美) 马斯·阿罗·祁利斯 / 著



未來水世界

WATERWORLD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未来水世界

(美) 马斯·阿罗·祁利斯 著 姜恩娜 译

WATER WORLD
OSCAR CLASSICAL ORIGAN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本书由美国渥太德公司独家授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未来水世界

[美] 马斯·阿罗·祁利斯 著 姜恩娜 译

责任编辑: 王君信 李红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

地址: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

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mm x 1168mm 1/32

印张 8.5

字数 170(千)字

版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

印数 00001-10000 册

ISBN 7-80587-353-4/I · 324

定价: 16.80 元

前 言

据说，在极地的冰雪尚未融化之前，人们并不住在环礁上，也不住在村落中，而是住在以土地为基础的“城市”当中。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在高高耸立着的“建筑物”内进行的，有的建筑物沿展地更高，有十几个磨坊的高度连接起来那么高。并非当时所有的习俗对我们说来都是陌生的：人们以家庭为共同生活的单位，一栋栋木造或石砌的房舍，称得上富丽堂皇，真令我们的小茅房为之汗颜。但同时，他们也在碧浪翻风的农庄上，饲养牲口，种植农作物，以养育散布在各大洲里的人们。奇岩雄峰连接着城市和乡村，陆上的舟楫任意在固态的航道中穿梭，四通八达。甚至还有所谓的“沙漠”——是一望无垠的干燥荒野，滴水不存，只有针状的植物和生物可以成长。这也是人们避居的地方。在那些年月里，坚实的土地倒不是不可求，只因人人都有两只脚，男人有、女人有、孩子也有。这样的年月到底是多久以前呢？嗯，让我这么说吧，是在这世界完全被水所覆盖了之前。

就是那么久以前。

但，我的孩子们，这个故事的背景不在古代，而在比较接近我们生存时代的过去，是我记忆所及的过去，在我的双手尚未干瘪、尚未青筋暴露的时候。要你们想像我的脸孔也有平滑无纹的时光，或许太困难了。但在老人族群

未来水世界

之中，即使身为最年长的一员，也曾经有过童年啊！

因此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当我还是个皮肤细腻的小孩时，我遇到了一个传奇人物——在你们某些人的口中被称为“水手”的人。你们其他人或许知道，比高楼大厦连接起的时代更久远之前，对这种人还有其他的称呼。

当我认识——至少说我初次遇见——这名水手的时候，他连个名字也没有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死神找不到他的原因了。而且他也没有一个家，一个真正的家，没有让他牵系的人。悲哀吗？是的，也可说不是的。孑然一身的他，反而更坚强。他什么也不怕，什么人也拿他没办法。在水底的世界里，他听得见百里之外的声音。他可以躲在正午骄阳的阴影里。他还能神不知、鬼不觉地站在你身后，直到他杀了你，你才发现。

你且不要害怕，他是个英雄，或许不是最伟大的；而且，他如果知道我这么说，只怕会加以否认，甚至说不定提出抗议。但他确实是的，一个英雄。在水世界里，他是最勇敢的，甚至不能用凡人的标准去衡量他……

1

从船舷下方掠过的海水，蓝得发紫。这艘破烂的三桅船，张起它独一无二、有如打蛋器般的风帆，在无涯无际的平滑海面上，刻划出三条平行的水痕。

东北风柔柔地吹拂着，诱使他兴起纵身海洋，享受鱼之乐的念头。天太热了，产生如此冲动的行为是极其自然的。但是，卤莽从事的后果是看得见的：这水手深知不可小看三桅船看似纹风不动的船速。即使他游泳的速度再快（没有人比他更快了），他的船——在舵轮迎风拍击海水的情况下——会一眨眼就把他抛得老远。于是，一艘没有了船长的三桅船便就此远离了他，乘风破浪迎向那地平线了。

然而，游泳的念头仍极诱人。平滑如镜的海面，温柔可人，会使你忘却了潜藏其下的种种危机。当然，海水上方同样也有危险的——像是鲨鱼，还有人类——但这名水手为了对付这两者，早已做了万全的准备。

和风不断吹送着。他的船——拖着一条粗重的锚链——是由铝金属、塑胶、玻璃纤维等材料拼凑而成的过时破烂货。它长达四十尺，和它的船长一样不合时宜，而且也一样地没有名字。三具尺寸相同的船体被编合在一起，共用着同一个甲板。每一具船体上都可看出童稚的手法。

未来水世界

尽管如此，船长和三桅船看来都有一种怪异的光滑。而且，不论这种灰扑扑的滑溜外观，是它承袭了他的沿伸，或是他承袭了它的沿伸，这问题都和水世界本身一样难解。

他就住在这里，住在他无名的船上。陶土的盆栽——深绿色的果树是单调无生气的船体上，唯一的点缀——是唯一的另一种生命形式。和风时兴的旋律，从古老的仪表盘，传送到航海图上，叮叮咚咚地唱着不成曲调的忧郁之歌；船头上也发出独有的打击乐声，颇具阴森之气。驾驶舱里的操作方式，懒洋洋地配合着洋流。他在海洋的咸水里洗过的衣服，受到微风的吹拂，扭来扭去的挂在晒衣绳上。一块拼凑而成的遮阳板、一张摇摇欲倒的折叠帆布椅、一挺外壳带着血渍的捕鲸炮——是他拥有的良伴。

他脚下一只沾着黄色尿渍的大玻璃罐，对于他已长期地完美达成的目标而言，根本就不能算是挑战。他以弧状射出的尿液，进入了玻璃罐，和他的船体在慵懒的海面上画出波纹的动作是同样的柔和。他很快地扣好裤扣——被剪掉裤管的牛仔裤，年龄比他还大得多了——端起那装有宝贵黄色液体的大罐子，走向他自制的饮水再生机器。他将尿液倒入塑胶漏斗以后，整个再生的过程便开始了。他站在一旁，脚下打着拍子，等候尿液通过一些球体、过滤孔、一些管子 and 一组设计巧妙的阀门。这组阀门装置是住在一处环礁上的一个瘦巴巴的老商人卖给他的，他强调它的原始发明人曾是“陆地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，名叫卢比，金堡”。

当黄色的液体完成了它艰辛备至的旅程时，一个栓子就被扭开了；搅拌好的成品又回到口渴的水手置于阀门装置下、那原先的大玻璃罐中，尿液黄浊的特色只剩下苍白的记忆。

他将玻璃罐捧到唇边，一扬头，液体又回到了他的体内，他连最后一滴都不放弃，顺便清理了他的牙齿。然后他以一贯精准的动作，把残留物吐在他栽种莱姆果树四周的覆土上。

饱经风霜的水手，有着一副钢筋铁骨。他此时除了穿戴短的牛仔裤以外，什么也没穿。他佩着带鞘的短刀，戴了一个贝壳耳环——类似的装束在另外的时代中可能会被认为帅气无比。但由于长期守望的缘故，皱起的眉毛下，出现了无数的纹路。他的脸孔严峻，深纹毕现，但大部分的轮廓被乱蓬蓬的鬓毛遮掩了。还有些髭须的长度甚至与肩头等齐。被阳光照耀的棕色头发里，埋藏着一个秘密。

船身突然一个倾斜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。他飞也似的奔向船尾，看见附在绞盘上的锚链，扇状的尾端被扯得很紧。绞盘上一个生了锈的古老仪表显示出在四百零三尺的深处，他的拖网被什么阻挡了……

他以迅速优雅的动作从甲板上拿起一个有拉链的打捞袋，又抓起他的工具腰带，很快地系在身上，并选了一个铅锤——重量刚好，不会太重也不会太轻的——绑在锚链的摩擦手控煞车上。然后他站起来，翻转了一个塑胶奶瓶做的计时器，让千鱼子穿过一个洞口，进入附着于绞盘的

未来水世界

一个托盘中。

他必须潜泳入水，在鱼子计时器尚未漏完之前，把拖网里的东西弄进打捞袋里。计时器会连动一根杠杆装置，自动收起锚链。

这项在海平面有如紫色薄翳的水底进行的工作，耗时良久，远超于一个肺活量最大的人所能忍受的时间长度。但这水手并没有错估：他不是傻瓜，他也不担心。

他只花了一会儿的工夫就蓄足了所需的氧气，两只有蹼的脚站好了，并且将藏在发丝中、耳后的鳃瓣调整好。

然后他从船边潜入水中，投身于大海欢迎的怀抱中。

2

就在计时器中的鱼子告罄，杠杆装置拉动了锚链的当儿，打捞袋正好从海面突出来了，它的位置和船身十分接近；水手的头也冒出来了。

打捞袋里装满了战利品：一片片银色的圆盘上标示着“数位音响镭射唱片”的字样（他也搞不清这是干什么用的），一个红色塑胶正方体，没有把手，只有一块灰色的荧幕，一些空玻璃瓶和空塑胶瓶。还有许多、许多的东西，可谓满载而归。说实话，已经多到打捞袋都装不完了……

他奋力一跃，跳上甲板，全身湿漉漉地滴着水。他的脸因为成功的关系而涨红了。他把一些精挑细选的战利品倒在中央船体的甲板上，有些东西装在打捞袋里，体积实在太大了，装不下。总之，像一根弯曲的滑雪棍，一块断折了的滑雪板，一双褪了色的滑雪靴（这是他在从事拖曳实物的生涯中所得到的第一双鞋子）。

剩下的东西还留在随波浮沉的打捞袋里——他必须想办法把它们也拖到甲板上来，否则袋子很快就会漂到远处去，捞也捞不到了。

在把袋子弄上船之前，他还是先花了一点点时间，端详一样珍贵的小东西。他从前也看过这种东西，看过其他

未来水世界

高人操作它的方法，只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找到一个能用的。他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，只听人家称呼这些圆头的短棒为“擦火棒”。

他擦了一根。

火光从短棒尖端跳出来，水手瘦瘦的脸孔上笑意乍现。这难道不是一份好的奖品吗？

突然，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喧闹的方向去了。平静的海面上，来了一条船。他冲向捕鲸炮，坐在炮管上，把炮管对准了乱哄哄的声源。

这艘船是要靠近呢，抑或远离？他立刻判定它正要远离。这艘同样也是拼拼凑凑，其形丑怪的单桅船——比他的船来得小——一定是趁他潜身于水底时溜过来的——船上那身穿碎皮和破布的亚洲浪人，无疑想趁水手不在的空档，偷跑到三桅船上来劫掠一番。

那操舵的亚洲人，一看到捕鲸炮就吓呆了。他紧张兮兮的笑脸上，色彩纷陈——大体上不是黄色，就是绿色。他的牙齿小得像米粒似的。他很警觉地高举双手。

“我没有上过你的船。”他讲的是印度话。“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”

水手仍把炮管对准了那亚洲人，一边冒着险四下把三桅船瞄了一遍。看样子什么也没少。他略微把炮管放低了些，枪般锐利的目光仍不放松对方，那也是船长兼船员的亚洲人。

“你入水好久了，”亚洲人说的仍是印度语。“我以为你也许出事了……”

“这恐怕是你的希望吧？”水手用同样的语言反问。

“不，美国佬，”亚洲人换了一口带着浓重印度腔的英语说：“我不希望噩运降临在任何人身上……也许对火烟族是例外。”

火烟族是水世界的海盗中，德行最糟糕的一群，这伙野蛮人是受制于一个邪恶的疯汉，被称为“祭司”的。

水手从大炮旁走开了一步，一种信任的表态。“那要看你是不是把火烟族当做‘人类’看待了。”

“我看他们禽兽不如，”亚洲人仍挂着笑容的脸孔上，因为狐疑之故而显得紧绷。“但是，请告诉我……一个‘人类’怎能在水底停留这么久呢？”

“我的船上有个大洞，”水手毫不为奇地说：“可以把头钻出来呼吸。”

“太不幸了，”亚洲人摇着头说，他小心翼翼地垂下双手。“你知道，最近奴隶船上正在酿造一流的美酒。”

那个打捞袋已飘到单桅船附近：亚洲浪人看见了吗？

水手说：“代价一定很高昂了。”

“一把土——或者一组风铃。再不然，如果你是贩卖肉类的，他们会要一种牲口。”

水手看见他的打捞袋被看似平静的洋流愈带愈远了。
“你是卖什么的呢？”

“什么都有。”

“你等在我的船边做什么？”

亚洲人又咧开嘴笑了。“只是——等你而已。”

“等我？”

“万一你不出来，”他耸了耸肩膀。“我就上船。”

打捞袋还在视线以内——只要他的客人离去，他还是能够把它弄回来。

但他不动声息，只说：“你的船看来很眼熟。我从前看过这艘船——却没看过你。”

他又耸了耸肩，说：“它前任的主人不再需要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死了，英国佬。我合法把船拿过来了——打捞权。”他说着，朝三桅船咧了咧嘴。“你还有一个钟头……”

“你就要把我的船拿走了？”

“不错，”这次，他只耸了一边的肩膀。“只想改善生活罢了。你不能因为这样而责备一个人。”

“至少你还等过我。我欠你的人情。”

戴着破手套的双手搓了搓。“不，不……你不欠我什么，英国佬，我弄到了所有我需要的补给品。我刚从一处环礁那儿来……在东方，距离此地八天的路程。如果你有兴趣知道。”

水手点了点头，视线移向东方的地平线，看着他的打捞袋愈飘愈远了。他有点儿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既然我们有缘相见，总该交换些什么。”

“英国佬，我和你一样明白规矩。”

水手的视线仍驻留于地平线的方向，但他不再关心他的袋子了。他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你本来可以占有我的船，我应该补偿你……”

亚洲人挥了挥手，十分的爽快大方。“这样吧——我这次是免费啦！”

地平线那儿有些什么别的。“水世界里没有什么无偿的交易。”水手说。

远方冒出了两团浓烟。但有一种声音传来，距离似乎比那两团浓烟要近得多：是引擎的声音。

引擎的声音显示马力很足。

那个亚洲人也听见了，他撇过头看着水手注视的方向。

“火烟族，”亚洲人茫然地说，因为惊恐之故，他双眼瞪得很大。他沾湿一根手指，查看风势。“风力还足以让我开溜。”

“祝你幸运。”水手说。

“你也一样。”亚洲人扯起了风帆，迅即离去了。

水手一直瞪视着他的打捞袋载浮载沉的；亚洲人在驾船逃走的弯曲航道上，同样也对那袋子注目良久。

“英国佬！不值得。”他猛力摇着头大叫，身子也跟着晃动——这时有两个小小的，近乎圆形的东西从他破烂的衣衫滚出来，掉在甲板上。

水手猛一回头去看他的莱姆果树——只见上面无比珍贵的果实已被摘掉了。

但是单桅船已去远了——它那衣衫褴褛的船长又耸着肩膀，咧嘴而笑，露出他几颗仅剩的烂牙。

“看，你毕竟给了我一些报酬，英国佬！”他嚷嚷着。

水手没有浪费时间去追逐这海里的败类，他有其他的

事情要做。

他走到驾驶台上，操纵了几根杠杆，把船体彻底改头换面了：有如打蛋器般的船帆卷在桅杆上，桅杆的高度成为原先的两倍，中央船体的甲板外缘出现了一尊大炮。所有的帆都卷收了，包括三角帆、大桅帆和纵帆。顷刻间，这艘拖船很神奇地转化为一艘光滑的快艇。

水手猛打舵盘，快艇像支箭般的飞窜出去，它划破了平滑如镜的海面，直接驶向那装得满满的、上下浮沉的打捞袋。

其他人也在打那打捞袋的主意。

地平线远处的点状物已开展为一幕令人心悸的海上景象。四个几乎赤身露体的禽兽——也就是那亚洲浪人口中的火烟族——既凶残又愚蠢，他们乘着水上橇（古时候称做“喷射水橇”的），那不断冒着烟的引擎，狂啸着掠过近乎滚沸的海水，把宁静的午后时光撕扯为破片。

他们一哄而上，对那打捞袋存有非分之想。水手深知道这些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的家伙是多么残忍的掠夺者，仅以智取是不够的，速度还得比他们快才行。他操纵着舵柄，修正航向，包揽了全部水手的工作……

三桅船到了打捞袋的周围，速度已达四十海里之多了。水手握了一根长长的鱼叉，即使火烟族来势汹汹，他仍将鱼叉伸出船舷，捞取那个袋子。

接着，三桅船往相反的方向疾驶而去。

四个乘坐机动艇的野蛮海盗差一点儿从艇上翻落海水中。他们加足了马力追逐三桅船，行经之处，把海水激成

泛白的泡沫。

他遥遥望见那亚洲浪人的船只，他拟定了一条撞击对方的路线。就在要赶到那亚洲人前面去的时候，他看见他昏昏欲睡，懒洋洋地拿着一个吃掉一半的莱姆果。他还以为逼近的引擎声不是冲着他而来的。

亚洲人突然抛下了手里的莱姆果，好像果子变成又红又烫似的。他迅即修正航向，张开了好几面风帆，想把船速加快。但水手的三桅船已经盯上他了。

这时火烟族跨浪而来，想从三桅船的船尾部分切入。

水手的三桅船稍微一个偏斜，亚洲浪人发出令人同情的惊呼，尚未及时变成尖叫声以前，海水便泼到了小船的甲板上。在船外支架的撑持下，最近的船体扣在单桅船上，活像鸟翼。

鸟翼猛力拍打，将单桅小船的主桅断为两半。

回顾那艘如今失去行动能力的小船，亚洲船长一副沮丧的脸孔。大桅帆倒在甲板上，无力地拍击着。水手伸出一根手指指着他骂，眼色冷峻。

你千万不要破坏水世界的法则。

野蛮的火烟族一拥而上，叫闹着展开一场劫掠亚洲浪人的斗争。看样子，他不能活着从这样的教训中受益了。水手知道火烟族已放弃了对他的追索。他们宁可把目标转移到已经负了伤、轻易能够捕杀的猎物身上。

“你不该偷摘莱姆果的。”水手的声音在风中飘扬。

毕竟，水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。

3

据说那些环礁从前曾是陆地，是环绕着咸水湖的环状陆地。它们通常以骨架形状的水中生物，名叫“珊瑚”的，做为它主要的地质。水世界的环礁也一样，不过它们并非自然天成，而是经过人工修饰的，多半是较早时陆地时代工业兴盛的世纪遗留至今的。

与那亚洲浪人和四个火烟族相遇之后的一个星期又一天，水手东行到了一处环礁。它突出于海面上，呈现锯齿状，像是一头飘在垃圾山上的长毛象似的，在午后灿烂的阳光照耀下，金光隐隐。壁垒分明的环形城市——加上它惯有的瞭望台和中央湖——藏在一具具报废的船壳里。建城的材料从金属片、木头、塑胶到帆布都有，有什么就用什么。类似这样不值得一提的小城市，其人口也少得可怜。

他的船靠近了双扇大门。大门旁有两个用木架和铁架做成的瞭望台，顶上盖着帆布篷。他看见一个干干瘦瘦，几乎全裸的人，坐在仅能容身的小船里，在水中城市像水闸似的大门前飘呀飘的。这可怜的家伙急着想说情进城去，他所持的理由是，任何同样大小、同样破烂的船只，也是水世界的成员，阶级再低也无妨。

两个看守大门的人，穿的是环礁城市居民的典型服装